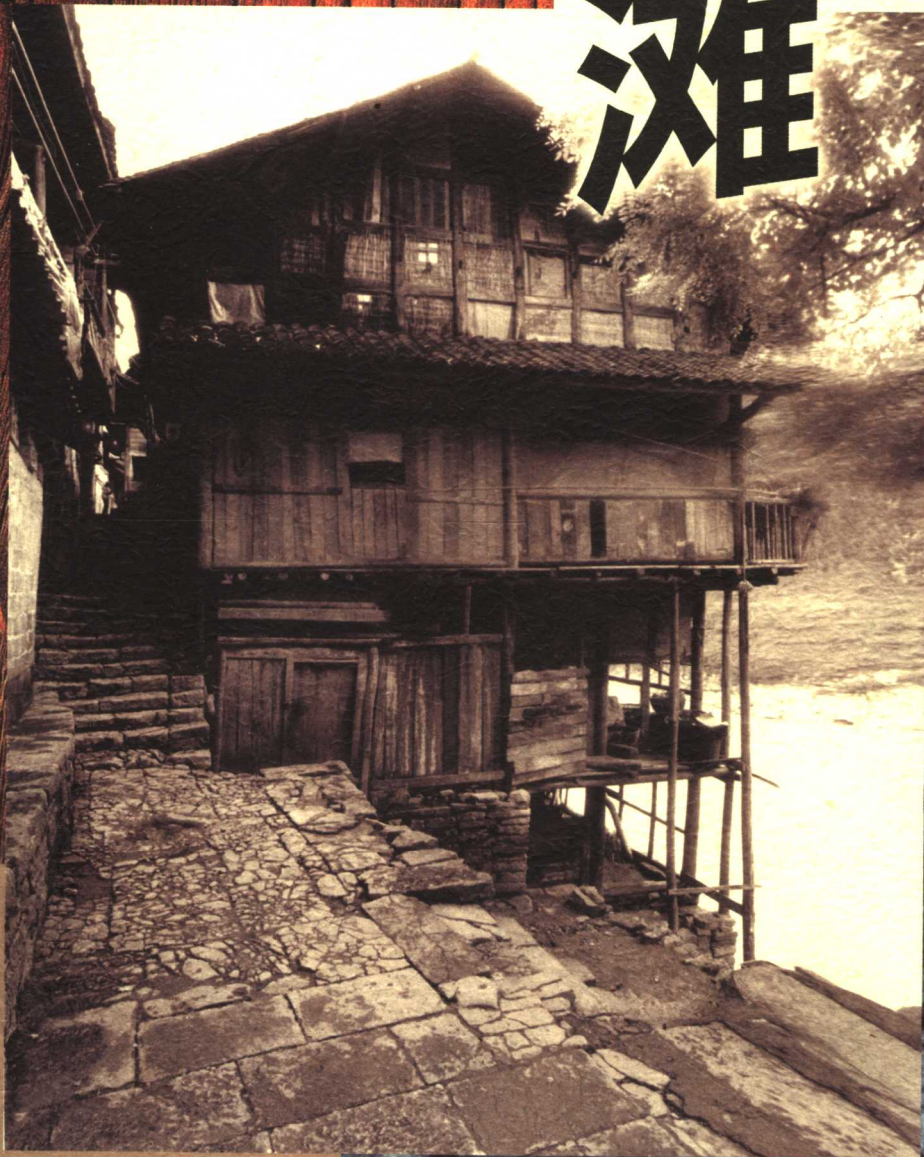


士伏 邓晓笳 著

巴渝古镇

龚滩



K927.195/2

巴渝古镇

BAYU GUZHEN GONGTAN

龚滩

士 伏 邓晓笏 著
邓晓笏 摄影

重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渝古镇:龚滩/土伏,邓晓笳著;邓晓笳摄,一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3

(巴渝古镇丛书/蓝锡麟主编)

ISBN 7-5366-6222-X

I.巴... II.①土...②邓...③邓... III.乡镇—概况—重庆市 IV.K927.19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37217号

《巴渝古镇》丛书编委会

主编:蓝锡麟

编委:龚泽民 李方宇 高峰 杨清海

舒同博 陈德罡 王和万

巴渝古镇——龚滩

土伏 邓晓笳 著

邓晓笳 摄影(署名者除外)

责任编辑:郭宜

封面设计:金乔楠 吴庆渝 王多 向洋

版式设计:邓士伏

插图绘制:邓士伏

出版发行:重庆出版社

(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制版印刷: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
(深圳八卦岭615幢7-8楼)

开 本:635×960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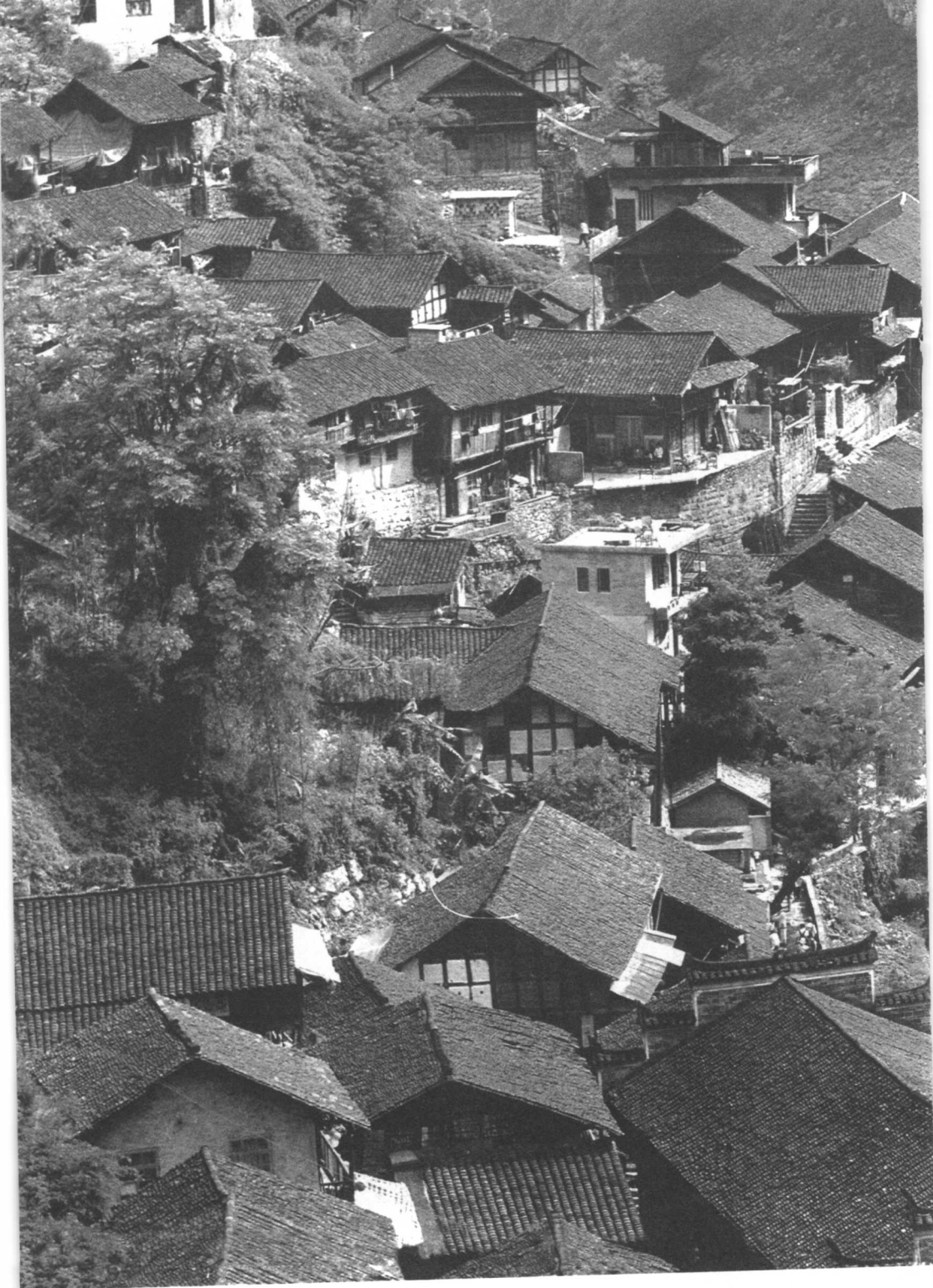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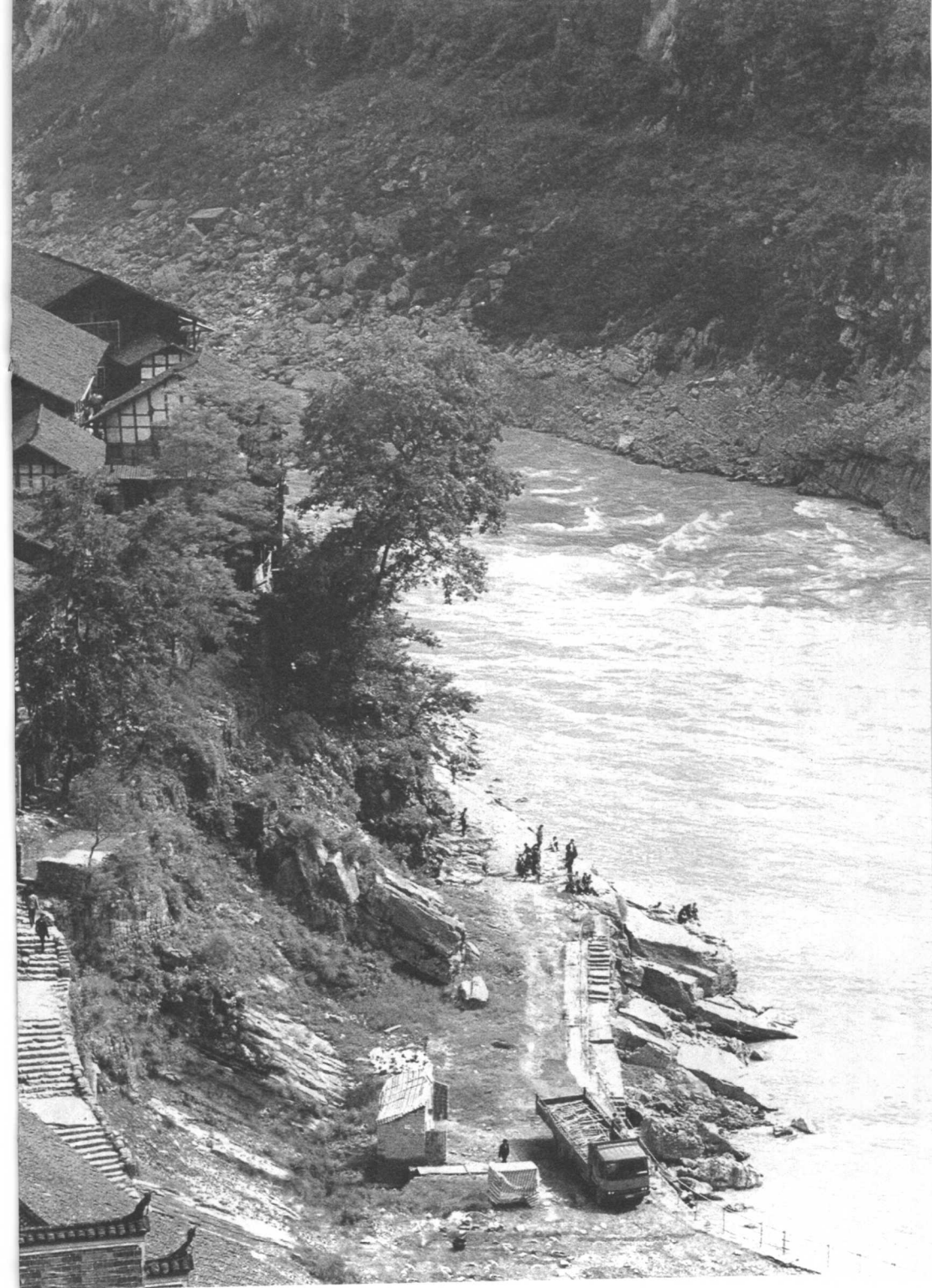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印次:2003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印 数:1-3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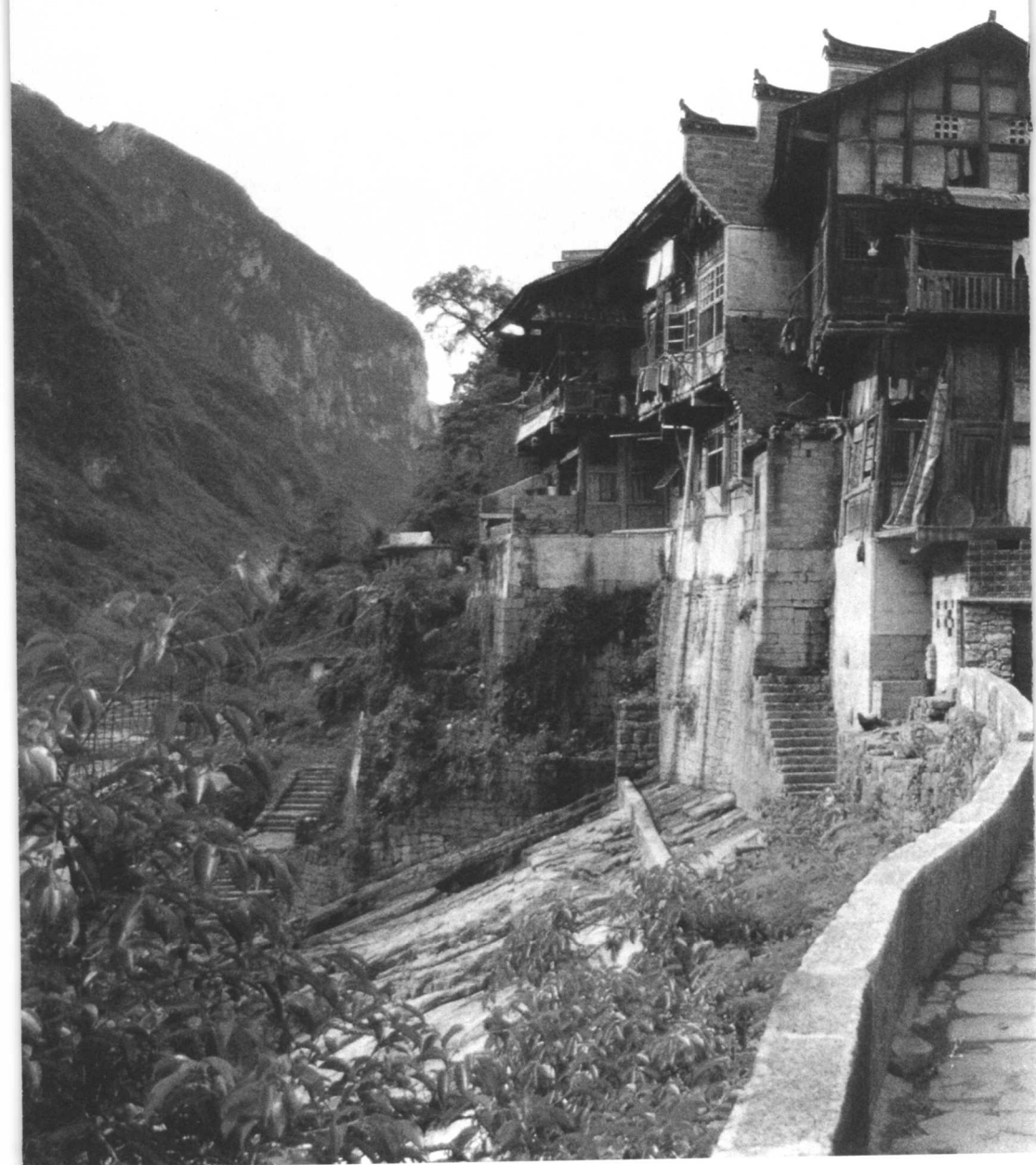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ISBN 7-5366-6222-X/K·3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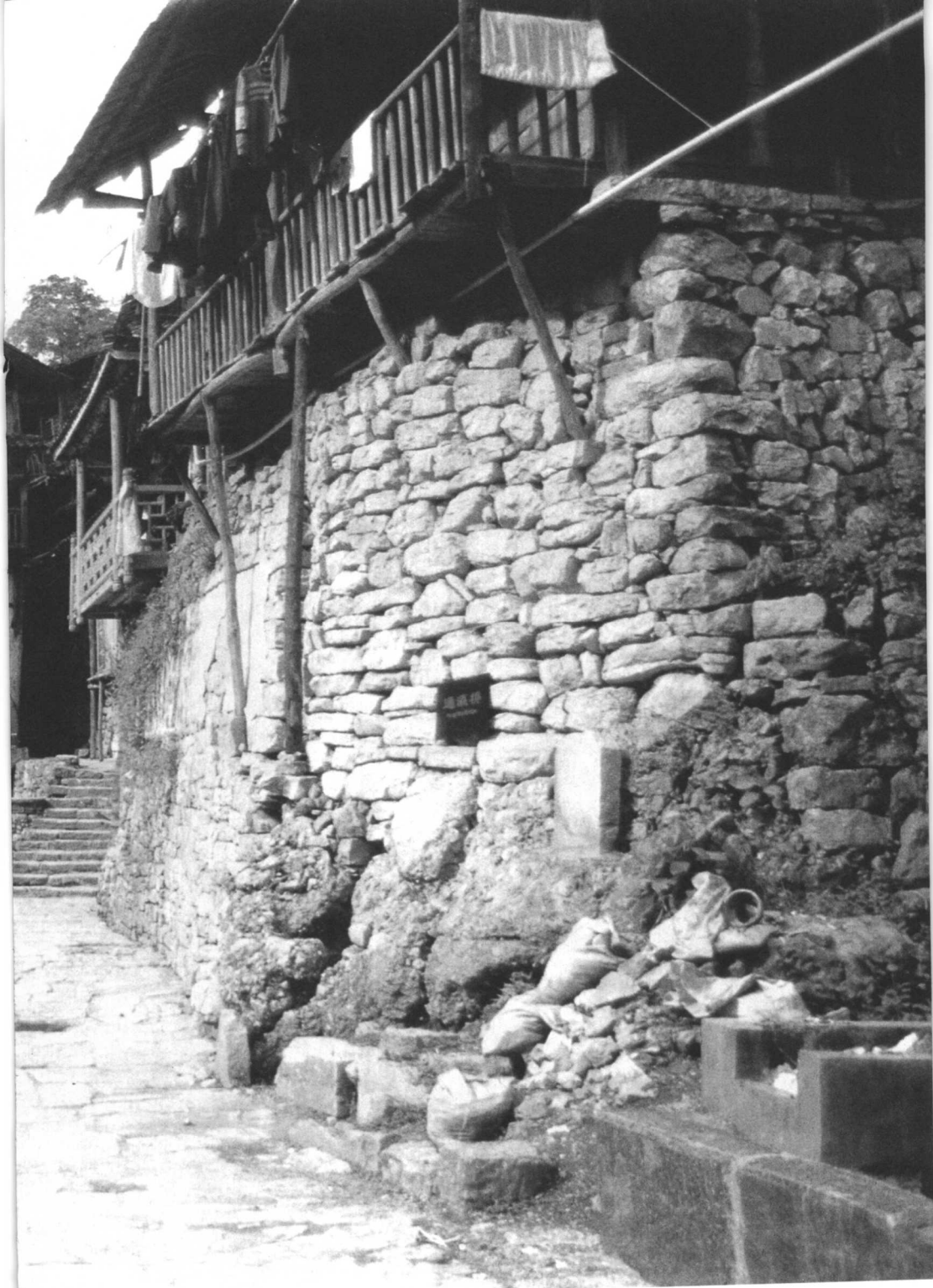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30.00元





俯临乌江的龚滩古镇





龚滩下街一瞥





龚滩吊脚楼

《巴渝古镇》丛书序

巴渝地区山川雄秀,历史绵邈,人文蕴藉。从距今大约4000年前土著先民开始在这片热土上建立村落,到春秋时期沿江地带出现城邑,经南宋淳熙十六年八月甲午(1189年9月18日)恭州升格为重庆府,迄于清代嘉庆年间成为川东最大物资集散地,场镇建制与时俱增。作为地域性的经济社会枢纽,诸多场镇或始于秦汉,或兴于唐宋,或盛于明清,无一不是巴渝文明演进的重要文化符号,十分值得珍视。

然而,同全国多数地区一样,如今依旧保存着传统风貌的重庆古镇已经极少了。在直辖后的重庆范围内,乡镇虽有1250余个,还足以称古镇的却不及其两位数的零头。20世纪的最后一年,重庆市人民政府命名了20个市级历史文化古镇,按排名依次为酉阳县的龚滩镇、龙潭镇,合川市的涪滩镇,潼南县的双江镇,永川市的松溉镇,江津市的中山镇,巫溪县的宁厂镇,江津市的塘河镇,北碚区的偏岩镇,荣昌县的路孔镇,铜梁县的安居镇,江津市的石蟆镇,巴南区的丰盛镇,江津市的白沙镇,酉阳县的后溪镇,秀山县的洪安镇,奉节县的竹园镇,大足县的铁山镇,九龙坡区的走马镇和巫山县的庙宇镇。尽管并没有包罗无遗,但古镇消逝之速,从中已然可见一斑。

消逝的古镇无可再生,无可克隆,无可替代,存留的古镇自当更加因稀而贵。重庆的这些历史文化古镇,大多靠山临水而建,体现巴渝地区独特的建筑风格,又吸纳了湖广、江浙等地区的文化涵蕴,寄寓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追求。大至寻龙观水,因势选址,细至山墙、层脊、檐柱、门棧的构件和装饰,几乎所有的民居、祠堂、会馆、庙宇、戏台、栅子门、过

街楼、石板路、半边街、风雨桥都是那样简约而方便，穿斗房、吊脚楼、廊坊式风雨场尤其于随意中展示匠心。建筑艺术与自然环境亲合融一，颇具生趣和魅力。千百年以来，多民族的本土遗民和外地移民生息其间，演绎出了多少素朴而优美的故事。在现代化的喧嚣逼迫下，它们随时也有消逝的可能，但只要继续存在，它们所承载的建筑、历史、文艺、民俗之类文脉就隐然可见，决不只是给都市中人反璞归真的消闲怡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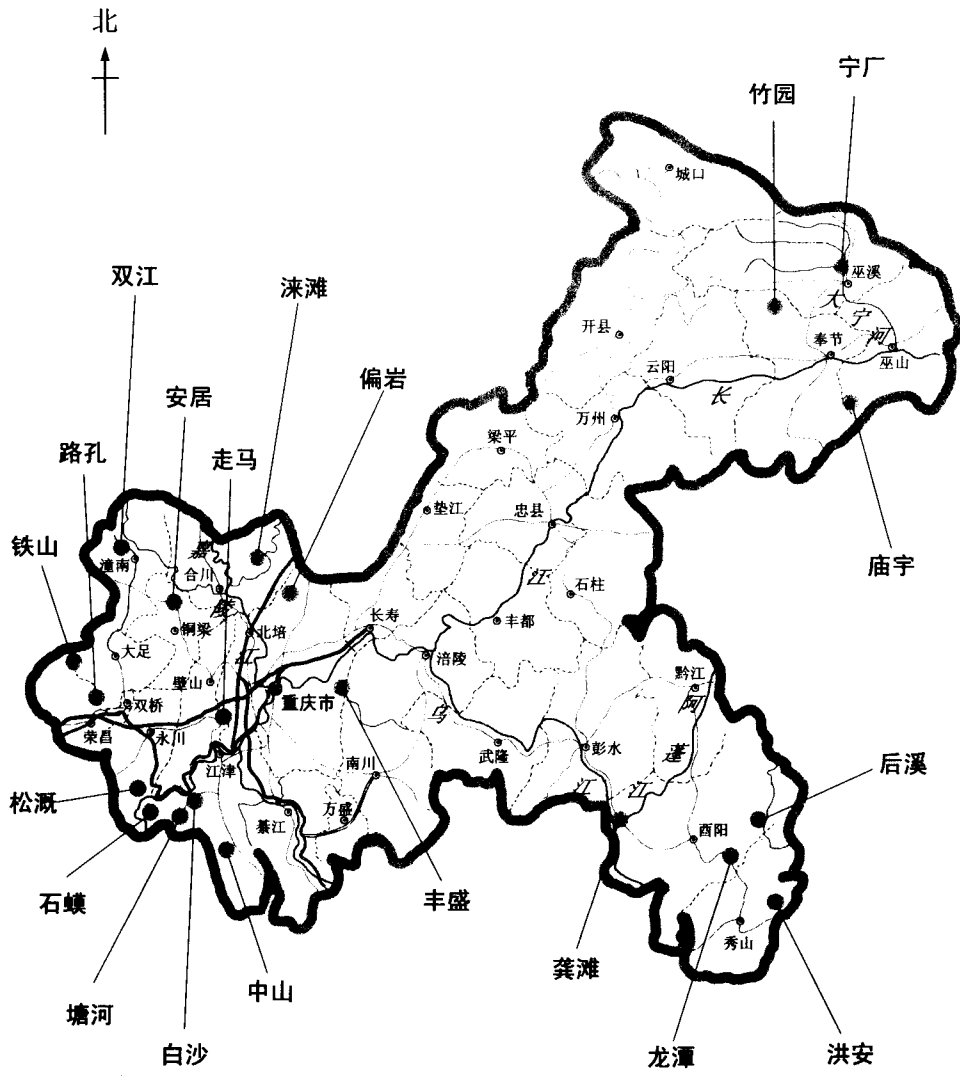
究其实，现代化进程无论怎样合乎潮流，合乎事理，合乎人心，都不必以开发性破坏一切古迹作为其代价。古镇作为诸种古迹当中的一种，最贴近历史性的社会人生，全都依样保留下来固然不可能，也无必要，但择其优者保留一些总是应该的。在这一方面，历史不及中华民族悠久的欧洲，颇有一些经验足资拿来为用；国内不少地区致力于保护历史文化古镇，也比重庆先走了一步。好在重庆直辖后，部分历史文化古镇次第制订了保护规划，如果切实付诸实施，足可前慰先人，后启来者。

身为文化工作者，我们对保护古镇既坚持着一份关注，也愿意尽一份心力。出版这一套重庆古镇图文丛书，即为聊尽绵薄的表现。第一辑 8 本书，每本书用 100 至 150 幅摄影图片，以及与之照应的五六万描述文字，介绍一个重庆的历史文化古镇，我们希图做到，图像的逼真性和在场性，能使文字的深拓性和超越性落实到具体的时空框架之内；而文字促成思维发散，又能使图像的视觉性和直观性获得多维度的阐释。假如这希图基本达到了，那么，这套丛书不仅对呼唤人们了解古镇、关注古镇、保护古镇有所助益，而且对增进文化意识、促进旅游发展，推动城镇建设也有小补。甚至于，什么时候某个古镇无可奈何地终于消逝了，也可以借以立个存照。

老 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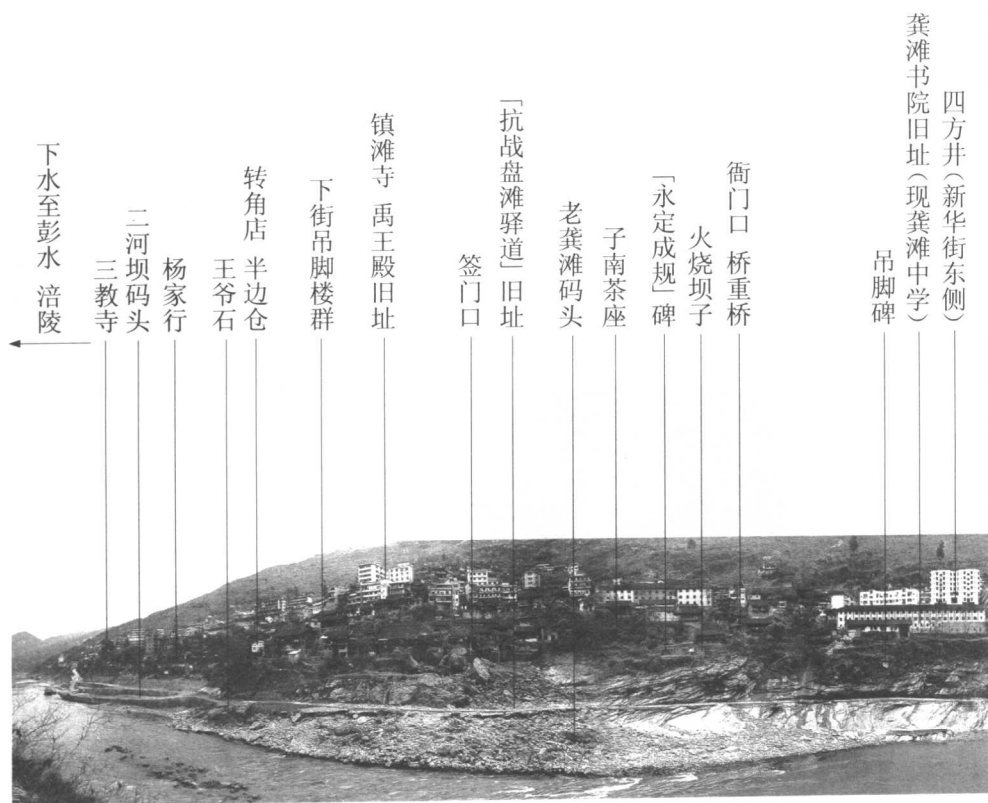
2003 年 3 月 16 日于淡水轩羊头角

巴渝古镇分布示意图





龚滩全景图



北 ← —

上水至沿河 思南 →

三抚庙

大河渡口

龚滩上游码头

小滩子

上街吊脚楼群

董家院子

西秦会馆(红庙子)

冉家院子

第一关 观音庙

蟠龙楼

夏家院子

织女楼

鸳鸯楼

董家祠堂

川主庙

揽月楼

乌江绞滩站

分 序

感悟龚滩

龚滩,不过一座乌江峡谷中的偏僻小镇,然而她却具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令人心驰神往魂牵梦绕的神奇魅力。

“人世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”四野茫茫,山川悠远。岁月在龚滩蹒跚而行,漫不经心地将印痕洒落在她的群山谷地之间。龚滩,浓缩了巴渝先民的古往今来;龚滩,是土家民族的岁月章回。

岁月凝固在乌江岸边。

千古乌江,从混沌苍莽中奔来,带着原初的一江豆绿,在这绝壁夹岸的石滩上,激起了白色的浪花。纤夫的号子,被涛声吞没,意志和激流,在生死决斗。任狂涛荡涤心胸,任血汗冲刷江岸。那稳健的步伐和刚毅的双肩,终将满载的一船船武陵远古文明拖入了长江,汇入了中原。纤道上,刻下了纤夫赤足的脚步,一行行、一排排,交错重叠;纤绳,在峭壁上铍出了深深的凹槽,一道道、一条条,连绵不断。靠它,文明完成了一条悠远绵长的连接,用几千年的时间。

岁月凝固在石板小路。

龚滩的路,比龚滩还要古老,它和巴人的历史一样漫长。古代巴人风尘仆仆走过几千年的路,就是从这些荒山野岭中开始的。镇上的路本不宽,两边屋檐一遮,头上仅剩一线天。那路上,从未响起过急宣王命的马蹄声,也难得展示土司衙署的仪仗。那是地地道道的乡镇小路。然而,那青石板上,不知浸透了多少脚力背夫艰辛的血汗,洒过多少哭嫁姑娘伤心



龚滩远眺

的泪水；那青石板上，常年回响着“竹枝”情歌的优雅曲调，震荡着摆手歌舞的欢快节奏。石板小路上，充满了艰辛，也充满了幻想。踏上龚滩的石板小路，步步陷入悠远的梦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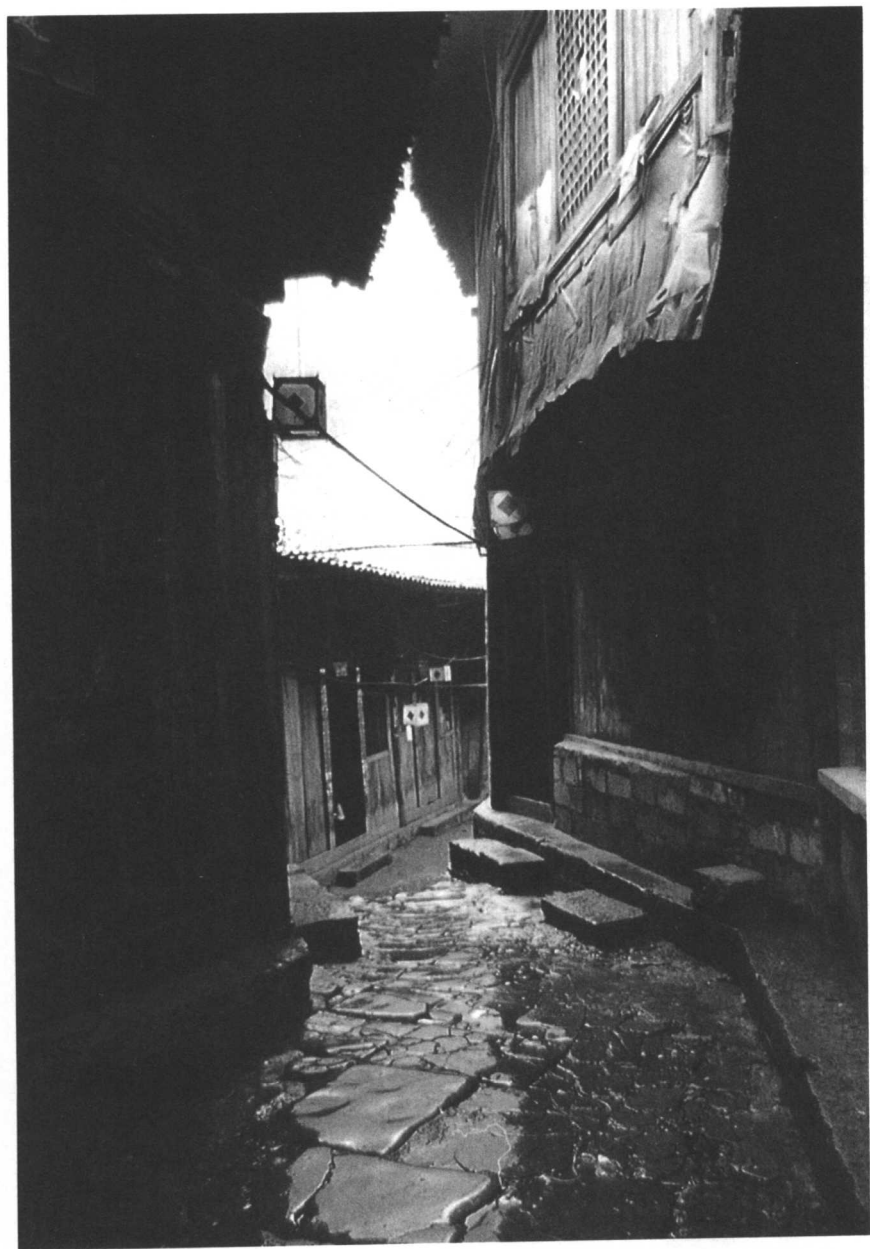
岁月凝固在干栏老屋。

那一排排穿斗房，一串串吊脚楼，“蛮”味依旧，古风犹存。它们是土家祖辈生活的空间和时间。那里保留着土家先民的流风遗俗，隐藏着远古巴人的巫鬼神话，在狭小的空间中涵纳了丰富的时间。老屋的建筑格局素无定制，或越沟跨涧，或攀岩峻坡，或悬挑凌空，各抱地势，钩心斗角。与其说是不归王化的随意散漫，勿宁说是浑然天成的潇洒浪漫。那是土家先民“情态艺术”的杰作。几千年来，那谦卑而自信，质朴而坚韧的干栏老屋透露出一种豪放的忧伤，一股崇高的悲怆。它展示了另一种存在：淡泊宁静，一尘不染。

.....

时间无始无终，前后都是永远。一首首田园曲，余音绕梁；一幅幅风俗画，满纸烟岚。莫不是时光流转？莫不是梦回前缘？

翻开武陵山的历史长卷，土家先民的往昔生活重又唤起，远古巴人的记忆碎片重又拼连。那一丝丝依稀残存的真实，恍若天边的云朵，飘然而来，如梦如幻。民族的血脉、祖先的情怀、岁月的回光、历史的风烟，熔铸成一个永恒的瞬间——龚滩。



穿越历史风尘的老街石板路，被千百年的风雨岁月磨洗得如此锃亮。